

末世中国大陆福音事工中工人培训的思考

汪浩

一：简述四九年前，西方差会、宗派与本色化教会的关系。

1：差会对大陆福音事工的影响。

大陆福音起始应追溯于唐代景教的传入，因教义的不纯且与印度输入的佛教相融，最终在中国夭折，到明代末期官僚大学士徐光启经过罗马天主教修士的传播，接受天主教福音遂在上海植堂布道，天主教在华东沿海一带传播，因与本土礼学相兼，也不是纯正基督福音传讲，也无大的渗透影响力，到清代康熙年间，耶稣会修士将天主教福音传入宫廷，康熙帝接受基督福音，并有其诗词为证，然到乾隆年间又兴盛佛教，福音几乎绝没，然在神美意的主宰下，到晚清末期因西方烈强为贸易市场的开拓，发动了鸦片战争，腐败清朝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因沿海六埠通商，大批西方的差会所派的宣教士，进入中国沿海地区传讲福音，几乎当时西方大的宗派都在此时进入中国，神也为中国预备了官话合和本圣经翻译完成，同时又爆发了洪秀全异端的太平天国之战，被曾国藩湘淮二军镇压后，因着慈禧与西方列强争斗，爆发了义和团之乱，切点因直隶、山西教案而起，遂拳贼大量杀害宣教士，许多宣教士在山西、山东、受难殉道，殉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种子，许多当时的见证何等感人！这就是历史上的庚子教难，然而福音之火又一次从欧洲的开西聚会，内地会创始人戴得生弟兄的呼召中，又一大批内地会宣教士从北美、欧洲各差会与机构涌向中国，其中以内地会的工作最为突出，戴得生弟兄誉称为“内地恩人”内地会的工作为中国留下约八万重生清楚的圣徒，亦在各地培养了一大批本土的工人，戴得生弟兄挚爱中华之心，永世中神都纪念！差会的教育、医疗、慈善的宣教打开了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起始之门，是圣经福音使命带进文化使命的起蒙，然意义最深刻对以后山东大复兴的影响意义深远，内地会的差传工作是山东大复兴的前奏，带出一大批福音事工的工人与工作，本土化福音事工西北灵工团就是福音归回耶路撒冷异象的前身，福音遍传使团就是大学校园事工的前身，差会的介入也带进了宗派主义的弊端，随着教会本色化的兴起，在中原兴起了耶稣家庭的见证，在上海籍倪柝声弟兄兴起了基督徒聚会处的见证。因此说内地会为中国本色福音传播、教会建造、起了铺垫、起步的荣耀工作。

2：四九年后至文革结束后，大陆教会经过火一样的试炼，历史造就了一大批得胜的器皿。

如果以四九年以一个分水岭的化，大陆色变之前，全国大约有八十万左右的基督徒，这期间神兴起了贾钰铭牧师的灵修院，他是神学院为主培养工人的，兴起了奋兴家宋高尚节博士带来了复兴，他的工作遍及全国与南洋，成千上万人悔改得救，并

在北京香山建立了香山灵修院培养传福音的工人，丁立美、计志文带进西南联大的学生事工，影响了后来到海外的赵君影、于力工在北美学生团契事工、张谷泉、赵西门等兴起了福音归回耶路撒冷运动影响至今，北美灵恩第一波五旬宗也影响到中国的耶稣家庭及许多使徒信心会与神召会的追求圣灵恩赐的工人，也在上海兴起了倪柝声弟兄的地方教会基督徒聚会处的见证仍受欧洲弟兄会的影响，在福州固嶺培养工人，王明道弟兄在北京建立基督徒会堂，在那里斥责罪恶，励人悔改过圣洁生活，反对新派神学的侵入，使许多工人站在真理的根基上事奉神。同时也兴起了许多如陈宗桂牧师、俞成华长老、焦维真、赵世光、杨绍棠、江守道、· · · · · · 一大批时代工人，有些走向南洋、台湾、北美、有些留在大陆为主受苦。四九年后，大陆色变，大陆教会经过火一样的试炼与逼迫，有许多神的仆人殉道、流放、监禁、这段历史真是大陆教会的士每拿期，特别有许多神的仆人、使女在长期监禁中为主作了美好见证、如袁相忱、林献羔、李天恩、王松龄、俞崇恩、郑惠端、· · · · · · 这批圣徒影响了文革后的家庭教会，他们也带出了一大批家庭教会的牧者领袖。大陆教会的三自运动教会（官方教会）与家庭教会（地下教会）的分别也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大陆教会经过色变与文革的锻造，宗派与异端的弊端暂时去掉了，这一时期虽然有形教会被政权扼制着，但圣灵工作一直没有停过，从农村起首，许多教会复兴，虽然没有大牧师、领袖、然圣灵复兴的火到处点燃，流放的劳改劳场与监狱，主的仆人与使女为主作了美好见证。

3：文革后大陆教会的兴起

文革后大陆教会的兴起，以河南房城地区、浙江温州地区为例代表大陆农村教会的兴起，河南为中国较贫脊之省，常有大灾与饥饿之灾，难民成群，越是苦难之地，人越易归向主耶稣，从农村开始他们在逼迫中聚会，经历十字架得胜，圣灵用神蹟奇事来见证弟兄们所传的道，房城是现今河南复兴的起始，许多仆人为主缘故几次被抓，监禁，依然站住，在外面弟兄努力传福音，得救人数剧增，圣徒见证主十字架的爱与弟兄彼此相爱。温州地少人多，为浙江丘陵之地，是早期会所发展之地，有许多平阳、苍南、等温属的老弟兄昼夜禁食祷告，带进圣灵荣耀工作，半夜在谷仓擘饼聚会，温州人有经商特殊才能，在全国各地做生意，传福音，建立教会。许多各地教会的建立都与河南、温州的差传有密切关系。以后随着三自教会的开堂，城市的家庭教会兴起，他们看清三自面目，不与官方教会联合，根据罗马书十六章神的教会在家中兴起教会。约柜在进入大卫帐幕前先入俄别以东家，三月，神祝福俄别以东家，此时兴起了许多的查经班。笔者就是查经班蒙恩、蒙召。这一期的工人单纯，但缺乏真理根基，有些受海外输入异端影响绊跌许多，这一时期各地教会传福音特别火热，许多工人的见证很感人。到改革开放后，许多工人受海外影响带进极端，异端使教会分裂、羊群受伤。教会受工人的影响特别大，有待三思！

4：城市教会的危机—工人的危机。

文革后，随着经济改革的进程加快，大陆也经历着圈地及撤乡并镇的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兴城市教会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城市家庭教会的问题亦露出水面，城市教会的危机就是工人的危机，因大陆强权制度的压力，许多教会在家中聚会，家庭教会不仅仅指着与三自教会的分别，更主要的是当时圣灵也印证了这条教会道路的

主流，然对教会牧养治理的缺失，宗派的灵混乱许多所谓家庭教会，闭关黑暗，山头林立，家长制辖制，财务混乱，教会分裂频频，在有些大的宗派背景以经验、经历、感觉代替真理，有些活在律法主义和遗传的黑暗中，有些甚至高举生命反对知识追求，反智主义弥漫，受苦坐监经历带进教会高举人的偶像崇拜。基要派许多规条化、灵恩派着迷经历、聚会所分裂自封，输入异端影响了许多大的团队，本土异端从农村影响城市教会，种种负面都与工人的问题紧密相联。工人培养与工人国度联结是新兴城市教会的关键环节。

5：城市教会的转机—工人的转机

尽管大陆城市教会有许多负面的危机，也是工人的危机，危机会化为转机，在危机面前，许多工人会冷静思考与祈祷，看出路在何方，历史是一面最好的铜镜，以史为鉴是神默示的方法，城市教会在转机是要有一批懂西方、北美教会历史的工人兴起，找到恢复、复兴的规律、深思堕落失败的原因，使大陆教会不重倒复辙。另外对大陆教会百年历史包括殉道史、差传史、灵恩运动史、本土教会历史、抵挡异端邪教的护教史、分时期的研究，从中吸取教训，辨明今日异象。也特别对文革与文革后直到现今家庭教会与三自运动的历史以及面对会所登记有和乎中道认识的工人兴起避免因私欲反三自的内斗与分裂，对神学的传承与认知是关键中关键，路德宗、加尔文改革宗与阿米念派对得救问题的教义之争，必须有平衡认识的工人兴起，愿意反思清教徒神学的涵义及盟约神学与时代论的递进平衡的认识，教义神学之争是教会分裂主要原因之一，对灵恩运动客观认识的工人兴起，不必谈虎色变，若末世不知道圣经与圣灵是神施恩双手，损失该如何之大呢？教会若不向圣灵开放，会走向枯死与闭关。也要有渴慕原文查考与使用原文汇编的教师兴起，按正意来分解真理的道。许多城市教会在转型时要有一批注重灵修生活，以生命为根基的工人兴起，带领弟兄姊妹注重内在生活的操练与学习，使神的话籍信心能活出来。也有一批工人不仅能教导更会牧养，能读懂人，在信心中做释放与医治的工作。这样的工人是教会最需要的。

6：现今是东西方恩赐配搭的最佳时期，然这个工作是从中心到圆周的工作，北美要有平台（如此次 Los Alamos 教会论坛）使大陆牧者与北美牧者有深刻的交通，这样论坛性的工作对工人的培训与造就至关重要，这样国度观连接的理念才会浸润时代工人的心中，随着移民井喷涌入西方与北美，国度观念工人的培训与联结越发重要，这一时期是突破转折之时，机会的浪潮汹涌而来，领潮之人在何处？大陆城市教会牧者超宗派国度联结的日子已经来到，联络和宽容是保守灵里合一的基础，若在形式与行政的强制统一终究会分裂更利害，教义之争毫无益处，彼此相咬相吞就彼此消灭同归于尽。但这个工作不是人意运动的推动而是圣灵籍祷告的工作，二十四小时的城市祷告殿发起的工作是起步之点，同心合意城市福音传播是面，国度纵横向具体工作超宗派联结与资源互助是辐轴，尝试起步应从大陆几个中心城市开始，然后辐射全国，具体分类与种群，从国内大的团队宗派宣导，以香港为窗口，北美为平台，职场与学生事工为突破口带动影响新兴城市教会，起首工作的疆界与界限至关重要，以至经真理为根基，圣灵籍异象推动，使国度观工人联结产生，使宗派的灵带来的地盘、山头主义被攻破，清扫异端温床，抵挡家长制的教霸产生，

对西方、与台湾教会不能机械照办，要去其糟粕，留其精华，不复倒西方教会灭落的历史。总之中国大陆是福音最大禾场，国度观工人是其中重要一环，在大陆重重冲突之下，是羔羊与龙之争战！不仅仅体现在文化上，更是一场严肃荣耀的属灵争战，但愿主预备有以利亚心志与能力的人成为时代先锋，预备主的再来！

问答和讨论

祝健弟兄：我就一分钟的反馈。从 2010 年开始，我们已经在中国开始做国度连接的工作，今天真的是时候，我非常看见神的恩典在中国教会，无论是海外的、东南亚港台的、大陆的，这个国度连接的观念越来越被认同、接受，我们如何的在各种方面都严谨的来培训工人、来提出我们一个群体的看法来进行指导和帮助，我觉得很感恩这次的论坛，可以说，我们是否预备好了？我们还没有，但是我们有了长足的进步。谢谢！

谈妮姊妹：作为杂志、媒体的供应者，通常我要看文章的可用性。现在你看在中国的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之间的关系，除了浙江，在全国的普遍关系怎么样？

汪浩弟兄：我认为 50 年代的三自和现在的三自要有区别的看待。50 年代的三自到文革时期，文革时期其实也没有三自，这个时候三自的角色是不光彩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比如会所的登记，也是会所分裂的一个原因。如果你叫会所，登记了，他说你是淫妇的道路，我回到家庭教会就是新妇的道路，这是我们多年在聚会所争执的一个问题。但是很多的会所经过登记以后，我们有一个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这个根据后来我走过江西等地方的时候，就要因地制宜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三自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温州有一批老弟兄到三自去挂一个名，但事实三自不来管你下面当地的教会，这种情况怎么样来认识？所以我也不懂，需要一个合乎中道的认识。

谢文郁弟兄：非常享受和大家一起的分享。我知道我们做神学，如果不深入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头，不进入到教会生活里头，那就是个学术界的東西。当然呢我也是做学术界的工作，因为神呼召我回中国大陆，在山东大学做教授，也是十年的时间。大家所说的这些事情我也有自己直接的感受。我感觉到神带领我回去也在学术界做事，学术界、思想界做事情，那就得用学术界和思想界的语言，所以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用我们这些教会语言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思想界的禾场非常的大。其实我在这里能感受到大家在这里一起时灵里的相通，我们的语言很不一样，我自己做学术研究的时候我感觉学术语言非常的导向性，我对语言都会很挑剔，会让很多人不舒服，但是也促进了大家的思维，凡是听过我课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我会在一个很小的字上对一个人的整个神学观点视觉发生改变，这个原因在于我们往往不注意语言的导向性。刚才汪弟兄谈到了我们在祷告里头，那我们祷告求的是什么？

求的是不是神改变他的心思意念，求的是不是神来适合我们的心思意念来做事情？神不改变！祷告是我们的改变，是我们心思意念的改变，是我们语言的改变，是我们思维方式的改变，当我们在这个改变里面我们才能谈论合一。所以你提到那段的时候我非常感动，我们只能在祷告里面合一，绝对只能在祷告里面合一，合一的前提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改变，我们在语言上会越来越多交通的地方，我们在彼此互相冲击、在挑战让大家很不舒服，让大家在一开始很舒服的时候在后来变得不舒服的时候，这是我们经历一个思想的心思意念改变，我们真的要感谢赞美圣灵在里面的工作，如果有不舒服的地方，包括我一开始讲的信心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我想如果有触动的话我会感谢神。我认为是在改变我们，我也在听大家的话，其实我们祷告是在一起经历更新改变。谢谢各位！

范学德弟兄：我又有幸借着老谢来分享。我们俩又学神学又学哲学又爱挑毛病，尤其爱挑语言上的刺。所以陈弟兄讲了两次为什么一直在小的语言上一挑，对此我作出一个简短的回应。因为中国这个民族大概是很讲究这个实用性，而不是很讲究精确、概念的。而圣经这个太初有道，也就是太初有言，上帝为什么不是用感觉、用情绪甚至用一段画面来向别人说，而是有言，最终是有言，有言就能奠定我们思想的基石。所以我是觉得，在我们这些传道人中、在我们这些带领的人，语言上，概念上，观念上，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去精确，就是符合圣经，回到那个太初有言，上帝向我们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可能比较挑剔，可能在座诸位我挑过你们许多的毛病，因为你们的影响太大，说错了一句或者稍微不严密就影响一批人。这一批再走到第二代、第三代就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所以如果我在挑你们毛病的时候得罪了你们某一些人，你们了解老范就知道，我不是和你们本人过不去。因为神把你们放在很重的位置，我是希望你们讲的，你们见证的都能够回到那个万古不变的圣经，这是一个。接着讲汪弟兄，就挑他的毛病，我跟他之前就在一个群里，不过之前没对过话。中国人里面有一个思维，比如就是“不要神学要生命”，“不要组织要群体”，能不能不要这种绝对的思维，有时候可能两面都有，就比如刚才那个“不是靠团契机构而是靠什么什么教会”，能不能说其实也有教会也有机构，这个同时呢，我们也有生命在一起，搞机构和教会也要联合。

周小安弟兄：汪弟兄的分享非常的丰富，我只来分享他讲到的一点，就是说我们需要向西方的教会来学习，但是不能照搬，我们要避开他们的陷阱、缺陷，但要学到他们属灵的优良传承。所以我举个例子，我是赞成这个，比如刚才那个 Bill 先生他跟我们讲得这个在十年前 Os Guinness 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新的信仰，封闭的思想导致了西方大量的流失他们的后一代，他们的后一代都是在教会里面从小牧养这个信仰，但是思想还没有被装备起来。一到了大学、一到了社会他们大量的流失掉，他们把这个经验跟我们分享。我们一听，如果我们照搬，我们来的这么多留学生，是不是也跟他们的后一代一样，都是心里面有这个信仰，但是长大了呢？刚刚相反！我们都是头脑里面，还没有到心里去，我们讲的这一帮人，根本面对的不是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后一代会面临他们的这个问题，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在分辨的时候要特别的分辨，不能照搬。我就是说这一点。

周传初弟兄：谢谢汪弟兄你刚才的分享，我想回应三件事。第一个就是我观察过去这个聚会所的运动，特别是在台湾的聚会所，跟大陆过去的政治情况有些类似，喜欢搞运动。每隔一段时间教会就要喊一个口号，然后掀起运动来巩固领导的权威地位，同时展开对外的批判和排斥，来促进教会内部的向心力。比如鼓动大家把私人财物交出来（情愿或不敢不情愿）的运动、还有把家里有龙的图样的家具、用品、被子、古董都砸碎、烧掉的运动，还有强调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教会立场运动等等。我很感谢神，汪弟兄你点出了这个很有历史和前瞻意义的问题。过去的聚会所，今天的所谓“召会”，把历史的包袱一直背在身上，认为所有的宗派、所有的宗派和独立教会都是过路凉亭，只有本尊主流和清流，是神的心意。它忽视了几十年前的宗派跟几十年后的宗派已经变化很多，同时未向巴力（自由神学、世俗主义等等）屈膝的教会还有上千。所以你能把这一点点出来是很可贵的。我第二个回应，就是80年代至今在北美、东南亚、和台湾等等地区，教会演变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乱流，特别你提到第二波和第三波灵恩运动的一些偏差。今天的教会为了要热闹、为了要急功近利，就把许多香甜爽口或辛辣开胃的教训、作法囫圇的吞下去。以台湾的教会为例，对圣灵的概念有两种回应，一种是逃避、排斥，一种是绑架、冒用，后者就是把自己喜欢搞的东西挂个圣灵招牌，而且自命为圣灵的唯一经纪人或监护人，把圣经里教导有关的圣灵的教义和形象完全扭曲了。我们要小心这样的两种趋势，不要陷入到任何一种境况中去。一个是传统的教会一提到圣灵就很怕混乱、失控，结果落入知识挂帅、刻板僵化的光景；相反的一个趋势是把我们所做的工作都说成是圣灵的工作，出了问题也死不认错，把帐单一律推给圣灵，自己逃之夭夭，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种不成熟、不负责任的心态很要不得。我要回应的第三点就是今天所谈到的一种张力的情况，我姑且称之为彼得和保罗的张力。彼得代表的是草根性的是生命建造；那么保罗代表的是从神学角度对一切事物的系统检验。我有一种感觉，今天若是使徒彼得站在我们当中，他大概他不敢讲话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念过神学。虽然有人说彼得上过最好的神学院，是主耶稣做的院长，其实呢这个讲法有点硬掰的味道。彼得是非常草根性的人物，根据使徒行传记载，被官府和学术界定位为没有知识的小民，但我们都知道他有生命，对不对？他一直在跟随主，生命被主不断修改、建造。那么怎样让这种生命的建造、草根性的经历跟神学的训练能够结合起来，把张力变成动力，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挑战。我们不能忽视任何一者，不能忽视古往今来在没有圣经或者没有神学系统的环境之下，主用超自然的方式介入，圣灵藉着神迹奇事，带动很多的复兴的事实。80年代，国内社会改革开放了，主施恩让神学教育普及化，成为信仰检验和教会教导、牧养很重要的检验工具。过去家庭教会教会会有很多让人振奋的超自然事情发生，是有它的需要，但是今天神学的方法能接触到了，就是要拿来做一个察验和校正的功夫。其实在新约正典尚未形成的时代，神就是藉着这些局部的方式、藉着神迹奇事来显明祂的作为。但后来有了新约圣经以后，教会就不能故步自封，甚至拒绝主所赐系统检验的方法。使徒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12-14章时，就指出这种需要。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把这样一个张力变成一个结合，让神的百姓得到最大的益处。谢谢。

徐志秋弟兄：其实我要讲的刚才周长老已经都讲了，就是我们经常有一种思维方式就是非此即彼，但是神的国是丰富的，可能包括+同时这种思维方式更加适合，神有很多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其实我们很多都是高学历的人，但是很多传统的反智倾向在我们中间还是有出现。大家仔细去品味很多东西，把生命跟神学对立起来，好像生命是很自然的流露出来然后很享受的东西，凡是理性思维构筑的东西都是可憎的、黑暗的、枯燥无味的。但是没有想到说你们把你们的职业当作职业做的时候，你们的职业里面可能会很辛苦，会花很多的时间咬着牙逼迫自己去做，但是做出来的东西往往是对人类有益处的。同时，神学研究也是类似。为什么把教会当作是一个娱乐的地方、让你放松、喜乐的地方？为什么教会不会是你去构架、让你去思考的地方？其实像老谢这个神学家就是把它当作一个职业来做，这里面有很辛苦的东西，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些尊重。